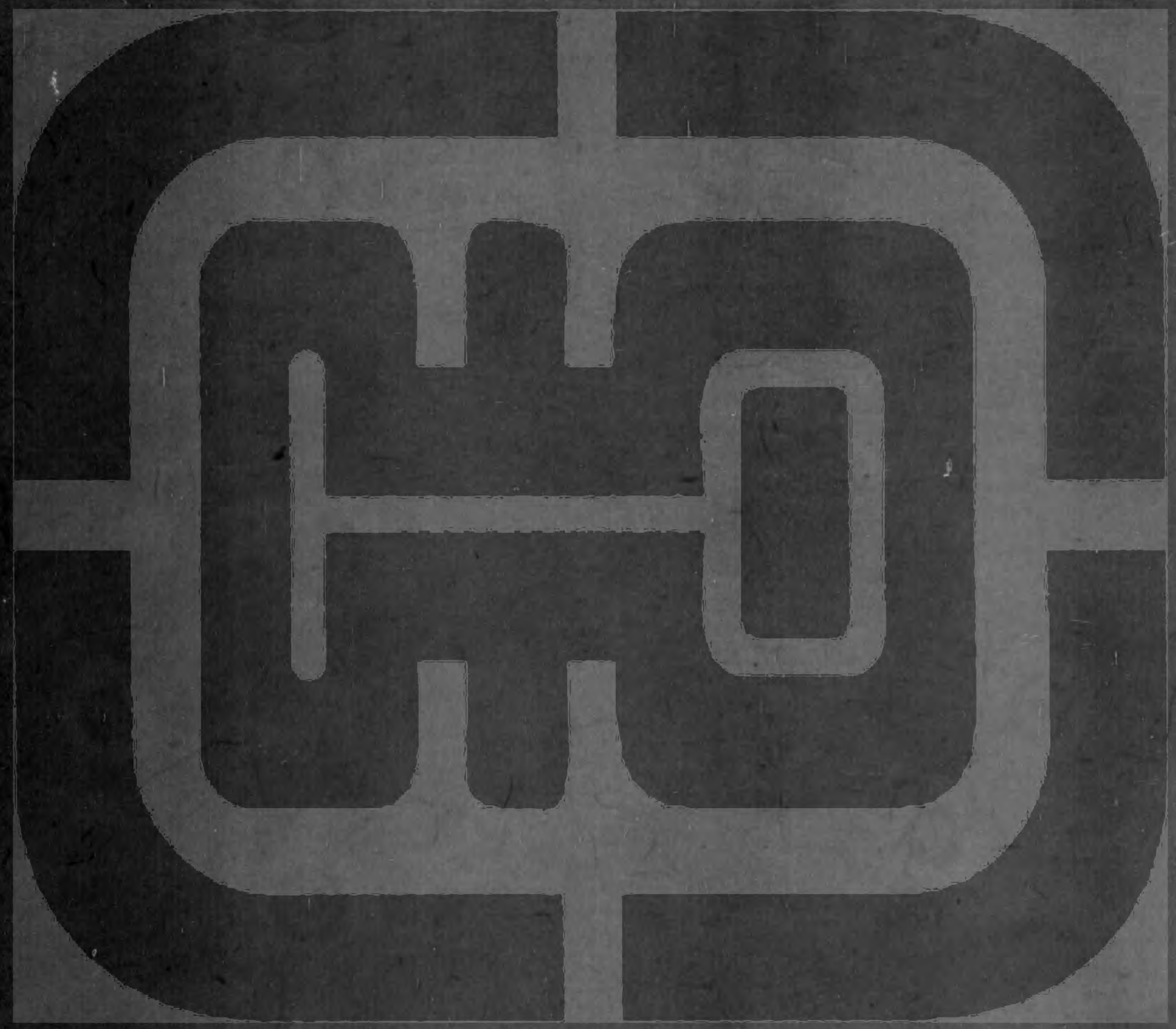

類說卷第二十六中

麗情集　靈怪集

資暇集　鷄跖集

麗情集

煙中怨

越漁者楊父一女絶色爲詩不過兩句或問胡不終篇荅曰無奈情思纏繞至兩句即思迷不斷有謝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謝曰諺云少女少郎相樂不忘少女老翁若樂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詞多兩句子能續之稱其意則妻

欽定四庫全書

矣示其篇曰珠簾半林月簀竹滿林風謝續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後七年春日楊忽題曰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謝曰何故爲不祥句楊曰吾不久於人間矣謝續曰從來說花意不過此容華楊即瞑目而逝後一年江上煙光溶曳見陽立江中曰吾本水仙謫居人間後儻思之即復謫下不得爲仙矣

崔徽

蒲女崔徽同郡裴敬中爲梁使蒲一見爲動相從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志怨抑不能自支後數月敬中客交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人形知退爲徽致意於夏果得絕筆徽捧書謂之退曰爲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爲即死矣明日發狂自是移疾不復畫持形容而卒

灼灼

灼灼錦城官妓者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珂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故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多聚紅淚寄珂東人

燕子樓

張建封僕射即制武寧舞妓眄眄公納之燕子樓白樂天使經

徐與詩曰醉嬌無氣力風裊牡丹花公薨眄眄誓不它適多以詩代問荅有詩僅三百首銘燕子楼集嘗作三詩云楼上殘燈半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北印松栢鏁愁煙燕子楼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軟香銷一十年適聞鴻鴈岳陽回又覩玄禽逼社来瑶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虫網任從灰樂天和曰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香銷空綉牀燕子楼前清月夜秋来只爲一人長鋤暈罗衫色似煙一回看着一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得幾年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争教紅粉不成灰又一絶云黄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随眄眄泣曰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重於色。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楼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随。

無雙仙客

唐王仙客者劉振之甥振有女曰無雙幼稚戲弄相狎振妻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後無雙長成舊男氏以位尊官顯欲廢前約每窺見無雙明艷若神仙中人有青衣告云親情事恐參差也一日振趍朝忽走馬歸云涇源兵士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

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召仙客勾當家以無雙嫁乃汝裝金帛押領出關遠開門我與骨肉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教出城外久待不至遂至啓夏門守夏門者皆持白棒徐問城中有何事今日有何人出北門荅曰朱太尉作天子午後有人重載甥家欲出去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追騎至驅向北去矣仙客驚惧走歸棗陽後知兗復京闕入京訪舅氏見舅使蒼頭塞鴻仙客曰阿舅安否鴻曰尚書授僞命與夫人皆處極刑無双已入宮掖家人惟婢採蘋在焉訪得之與居京兆尹以仙客爲富平尉忠報中使押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仙客令塞鴻假爲驛使夜深簫下呼塞鴻曰即健否明日紫褥下取書鴻明日得書云嘗見勅書說富平古押衙門人間有心人能求之否仙客乃訪古生者居村墅厚贈金寶歲余古生曰察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願粉身以荅深恩仙客以實告古生者曰此事大易後半歲曰何人識無雙仙客以採蘋對古生曰惜留數日後忽聞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令刺採所殺者乃無雙也是夕扣門甚急古生領一兜子入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後日當活古生又曰暫借塞鴻乃抽刀斷其頸仙客甚怒古曰今日報郎君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報本就死三日復活求得

一丸昨令釆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藥令自冬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屍舁兜人等皆殺之以滅口老夫亦自刎言訖舉刃而死仙客挈無雙受姓名歸襄陽偕老

蓮花枝

数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守欲撓之遣小妹蓮花往侍焉陶殊不採妹乃献詩去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来處士不生巫峽梦虚勞神女下陽臺陶荅曰近来詩思清於水世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蜀妓薛涛

陶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涛有才色府公数司空知元之情遣濤往侍焉後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娥眉秀花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梦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愛愛

愛愛姓楊氏錢塘娼家女七夕泛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於携潛遁旅於京師餘二年逞爲父捕云後或傳逞已死愛愛感念而卒小婢錦兒出其故綉子籍香囊瀕履郁就如新

酥香

杜秘書多情多才人也專於小詞元微之所謂道復人室中語曰信有之也鄰有富家翁姓張氏有處子小字酥香凡才人所爲歌曲悉能諷之一夕逾垣而至杜疑爲怪女曰兒乃隣家如慕郎詞章願無棄也杜始望不至此黎明從居僻地富家翁女不敢自明後半年僕有過杜笞之僕以聞官杜捕逮鞫實除籍流于河朔臨行述承遇樂一詞訣別女持紙三唱絕脰而死

鷙女墳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數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双燕巢梁間一日爲鷙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京之臂如告別就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定來爲吾侶也明年春至因贈詩曰昔年成偶去今年还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双飛自爾秋歸春至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郊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上

泰娘

泰娘常尚書家　樞者　樂工誨琵琶新聲尚書薨爲蘄州刺史張懸所得懸死泰娘無所歸抱樂器而哭其音焦以悲

劉禹錫歌曰泰娘家本閶門西門前緑水繞金堤有時粉粧成好氣走上上橋折花戲風流太守帚尚書路傍忽見停集旗斗量明珠鳥傳語一旦迎入專城居從郎西入帝城中貴游簪組香簾籠低鬟綬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劒無光履聲絶蘭州刺史張公子白馬親到銅駝里自言買笑直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鵬鳥坐偶飛寂寞孤魂招不来大家鏡有前時結韓壽香銷故篋衣舉目風烟非舊時尋縊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洒湘江班竹枝

張好好

杜牧佐沈傳師在江西張好好十三始以善歌來入樂籍中公移鎮宣城復置好好宣城藉中後二歲爲沈述師著作雙鬟納之

湖州髽髻女

杜牧太和末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慊意牧曰显張水戲使州人畢觀牧當閒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髽女年十余歲真国色也將致舟中母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此郡若不至乃從此適因以重弊結之

治周墀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至郡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
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夫毋惧其見奪攜幼以詣毋曰
向約十年不来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
祥乃礼而遣之爲悵別詩曰自是尋春去路遲。不須惆悵怨芳
時。狂風落尽深紅色。茂緑成陰子滿枝。

三鄉題

三鄉題云予家本君耶溪東與閨中同志者紉蘭佩薰趨幽閑
之境不得以從人不幸良人已失邈然無依命筆聊書絶句名
姓二九父後玉無瑕弁無首荆山石往往有以筆墨非女子之
事名姓故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沒妾東還
謝娘爲女不相待爲雨爲雲婦旧山李舒觧曰二九十八也十
加八木也子爲父後木下子李字王瑕去其點也弁無首存其
二十也王下升夫字也荆山石往往有者荆石多韞玉當是姓
李名夷玉也

黄陵廟詩

開寶中賈知微遇曾城夫人杜蘭香及舜二妃於巴陵二妃誦
李群玉黄陵廟詩曰黄陵廟前莎草春黄陵女兒茜裙新輕舟
短棹唱歌去水遠天長愁殺人賈與夫人別命青衣以秋羅帕

愎定命丹五十粒曰此羅是織女繰王蚕織成遇雷雨密收之其丹每歲旦服一粒可保一年終大雷雨見篋間一物如云煙騰空而去

贈妓詩

歐陽詹贈太原妓詩云高城已不見况乃城中人

文宗詩

文宗與宰相謀誅宦官事洩番爲内官所殺上登臨游幸未嘗爲樂往往膛目獨語因題詩殿柱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凭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明日便殿牧丹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笑合者如咽吟罷方省舒云與詞也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翅翅舞阿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此是文選古詩第一首念君臣值姦邪所蔽正是今日乃賜金臂環翹翹善玉方響以響犀爲植紫檀爲架後出宮歸秦誠誠奉使日本翹翹將玉方響登樓撰一曲名憶秦郎

非煙

武宮公業咸同中任河南功曹愛妾曰非煙善秦磬好文學比隣趙象者窺見悅之因門媼題絶句寄非烟非煙以金鳳牋荅詩象又以玉葉紙賦詩非煙又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贈詩象

夜登梯踰垣入堂中尽繾綣之意明日象送詩曰十洞三清雖
路阻有心還得傍瑶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蘂宮仙馭未煙
復贈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上
鶴一双飛去入行雲無何煙以細過搥奴女奴女乘閒以告翁
業公業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相親死亦何恨路飲杯水
而絶洛陽有崔李二生與武掾游崔詩曰恰似傳花人飲散空
林池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不迨桃李零落過之李詩
曰艷魄詩魂如有在還應羞見隴樓人夢煙曳手曰士有百行
君得全乎何至若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数日李生卒

薛瓊瓊

薛瓊瓊開元宮中第一箏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狂生崔
懷寶竊窺瓊瓊恍之因樂供奉楊羔潜得之羔令崔作小詞方
得見薛崔作詞云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
瓊瓊理箏為吏所牧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柳枝娘

柳枝娘洛中里娼也聞誦李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

以乞詩

趙假姬

進士趙假有姬纖麗泊與計偕將赴之西上為母氏所沮乃留之鶴林寺因中元齋會淅師窺之強致去奄有明年假登第以詩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日青娥屬使君帥得甚慚乃遣歸之

琴客

琴客柳宜城之愛妾也善撫琴瑟宜城請老琴客出嫁顧況歌曰佳人玉立生北方家雖邯鄲不是舊頭髻按墮手爪長善撫琴瑟有文章南山闌干千丈雪七十非人不煖熱人情銷歇古共然相公心在持書堅上善若水任方圖億作好之今棄捐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

香兒

元載妓薛瓊英幼以香屑雜飲食啖之長而肌香之名香兒

余媚娘

余媚娘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声使媒遊說媚娘曰六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可則為婦希声諾之娶二年劈牋休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饌五色鱠妙不可又無何希声又獲名姬

柳舜英者媚娘怨之論令入家同處希声以爲誠然既共居略無它說俟希声它適即召舜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躰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閽吏異之送京兆獄媚娘遂就極刑

靈恠集

鐺釜皆行

鄭尚書綱罷相居弟厨中鐺釜悉皆行尽日方定数日鄭薨

火車

李令開問元中爲秘書監頗事飲饌慘毒取未病篤有甲伏数百人随一火車入門聞堂中人誦經甲伏等選回良久一朱衣鬼往来路開声如雷震自内扶令問出擲火車中載之而去

廢宅三恠

姚康成夜宿廢宅遥見三人入廊房内賦詩一人細長而黑吟曰昔日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爲可怜長柄今無用曾見人人未下時一人細長面多創孔吟曰當時得意氣塡心一曲君前直万金今日不知如庭下竹風來猶自李竜吟又一人肥短鬚髮散垂吟曰頭焦鬢禿但心存力尽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柴門明日尋之見曰鉄銚子一柄破笛一管

禿黎穉帚而已

女倚樹吟

太和中進士曹唐夜見一女戴冠黃服衣如煙霧倚樹吟曰暫
調清瑟理霓裳塵思夢那知鶴思夢長樹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
月茫茫玉砂草木連溪綠雲水桃花滿洞香露水風燈易零落
不知何日見劉郎唐明日病卒　五代史補載此詩曹唐作

虎脫皮爲女子

崔韜宿滁州傳舍夜見一虎入門韜惧潛伏視之見獸脫皮乃
一女子上廳事而寢韜出問之云妾家以畋獵爲事韜取皮弁
井中携女而去後韜擢弟將妻子赴官宣城再至滁驛視井中
虎皮猶在韜取之妻皮纔復變爲虎嗥吼上廳食韜及其子而
去

鷄跖集

日三竿

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日出三竿朱色黃色赤暈

月半環

韓偓詩月若半環云若土

星牢

貫索九星賤人之牢也九星皆明天上獄煩出列宿圖

銀灣

銀灣謂銀河也出許洞詩

桑林雨

應瑗書曰湯禱桑林克致為雨

去天尺五

帝曲杜鄠近長安諺曰帝曲杜鄠去天尺五

孤雲雨角

廣記與元之南有路險絕謂之孤雲雨角去天一握

分香

陸士衡吊魏武叙云武帝遣令曰余香可分與諸夫

蓴龜

雜俎曰蓴根羹之絶美江東謂之蓴龜

抱甕

語林曰羊雅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得味好

食諸

宋明帝能食猪肉炙二百臠

瓊筵

張說詩云玉掌飛千日瓊巡薦八珍

長鎗

李賀詩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香

數米秤薪

金載曰常莊性慳數米而炊秤薪而爨

叙澤

馮衍妻任氏悍忌惟一婢頭無鉏澤面無脂粉

休休

司空圖歌曰休休休休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走長教閒處着

白足禪師

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甚有神異號白足禪師

談柄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柄

甲乙夜

唐文宗曰若不甲夜觀事乙夜讀書何以爲人君也

出於繫表

庾信哀江南賦注曰何休見鄭玄注易曰子之道出於繫表矣

薛濤牋

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皆以爲便後牋諸牋皆小名曰薛濤牋

柳三眠

李義山賦曰豈如河畔牛星隔年只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江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急灘上水船

唐裴延裕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號上水船又號急灘頭上水舡

天乳星

列星圖曰天乳星明則甘露降

銀浦

李賀譜天河爲銀浦

緑莎廳

河中府舊有緑莎廳王元之詩云緑苑莎廳事舊鳴虫

縹瓦

瑠璃瓦一名縹瓦劉陶詩云縹碧以爲瓦

雞跖

呂氏春秋善學者如齊王食雞必食其跖

雌甲辰

裴晉公有遺以槐屢者郎中屢感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曰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沉名窅海

山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真卿曰子覺可世不宜沉名窅海

資暇集

龍西李正文

代俗之談多所訛誤着斯三篇上篇上誤中篇譚桑下篇末物

車馬行色

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莊子稱柳下學逢太子自盜跖所旧去此也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涉遠而來者用此宜也何不振文意而正其訛

不拜單于

浩然丹作蘇武不拜單于賦史漢正傳是鄭衆非蘇武也李翰蒙永亦明言蘇武持節鄭仲不拜

行李

李字人姓之外更無別義左傳外李　杜不究意理注云行使人也今遠行結取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彼耳　按舊文

使字作李傳寫誤作字　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角里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者　祿今多呼爲角魏子交

孔氏祕記慮

將來之誤直書祿里

客散

今見賓族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　門此是王維悲府主人沒之句出云秋風正肖索痛其主人沒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藥欄

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圃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媒作切對漢宣帝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木蘭則藥欄尤分明也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若褒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成詩即煮豆然箕豆燃之二十字也若以諸王爲捷幸有七步事相當何不採如後魏耶

渭陽

微舅氏必用渭陽豈可輕耶齊陽悎幼時其舅問讀詩至渭陽
未悎便號泣又有思戀二宮亦不可輕用其義類此

萬幾

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晉太宗爲
丞相於早動必經年桓溫悎其遲對曰万幾那時得速耶此對
真得書義近改爲樞機之機當由漢王加奏封事誤從木傍也
顏氏不引孔註以証後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
顏自誤後學也

鄭侯

肖何封鄭侯舉世呼爲醝有呼贊者則爻掩口而哂深可訝也
邵氏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又笑陵書云肖何周在
南陽合二家之說則音贊明矣

甘羅

世云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史記云羅氏呂不韋因說趙有
功始皇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

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衙牙旗者按斤
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竪於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既作

押衙牙門亦爲衙門乎

楊州

楊州者以風俗輕楊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火鋪

四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俗呼爲星火鋪誤也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合作豹字豹性潔善服氣雨雪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列女傳陶荅子妻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成其文章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中於嵓穴靜則辟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爲零律令是當雷邊揵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蹙戎

今変某取一道人行五棋曰蹙融融宜作戎此戲出於黄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瘦元規着坐右方所言蹙戎者今蹙戎也

端五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書端午其義無取予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

寓直

寓直二字起於潘岳爲武賁郎中将晋朝未有将校者故寄直散騎首令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同是當直安可云寓

俗談

俗之誤談何限呼郡刺史爲刺使謂般涉爲官陟謂茜爲塹食魚謂鱖爲桂以黨爲詬人振鼻爲噴悌呿口爲愛宙殊不知噴哇噫腑噫音隘職氣府噫出也又呼熨斗爲韞剪刀爲箭帽爲幕也禮爲里保爲補襄爲捕暴爲步觸類甚多不可悉数

麻胡

俗佈嬰兒曰麻胡隋将軍麻姑性酷雹雅童互相恐赫曰麻姑来轉祐爲胡如憲宗朝泾将赫琳番中皆畏其国嬰兒啼者以

玭怖之則止武宗朝孩孺相脅云薛尹来数此也

三臺

今之催酒三臺或曰鄴中有三臺石崇遊宴之地樂上以促飲又云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諳音律製此曲希其厚遺

醋大

世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冠四人之首一說衣裳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或云有士人貧居新鄭以驢負醋迄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間溝東尤多甲旅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四說皆非也當作措正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投子

投子者投擲之義今成作頭子言骨所成非也有作骰字者按諸家之書骰即股字音投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傳者或欲大投投擲也則知以玉石爲投擲之義安有頭骰之理哉

屋頭

俗命如厠爲屋頭并州人鑿土爲石室厠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崔叔寶以溷汁沃頭

卷白波

飲酒之卷白波起於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吳牛魏鵲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見月而喘魏武帝歌月明清朗烏鵲南飛爲據如此則盡言魏烏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月云魏鵲則風事亦用漢

杜度

世徵姓名同者必称杜度韓文公諱辨亦引之按杜恕爲論云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以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後人削去伯字恕與伯度一家豈可不信篇論之本其而從文公之失誤也

類說卷第二十六中

類說卷第二十六下

新序　　謖苑

新序

兩頭蛇

孫叔敖兒時出游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見蛇兩頭者死向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

虞丘子賢相

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與賢相虞丘子語不知日

之晏也樊姬笑曰虞丘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爲賢虞丘子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王卒以霸

史魚死以屍諫

史鰌字子魚病且死謂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礼置屍北堂足矣鰌死靈公往吊喪其子具言公曰夫子生欲進賢退不肖死以屍諫可謂忠矣乃召蘧伯玉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礼而後退國衛以治

君仁者臣直

魏文侯問士大夫曰寡人何君也皆曰仁君也翟璜曰君伐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以此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璜出任座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拜璜上卿

腹上毳背上毛

晋平公浮西河歎曰安得賢士共此樂者舟入固桑曰劒産于越珠産江漢玉産昆山三寶皆無足而至君苟好士賢士至矣公曰吾食客三千朝食不足暮牧市租暮食不足朝牧市租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耳腹下之毳背

之毛增去一杷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特腹背之毳毛也

天下有五墨墨

晉平公謂師曠曰甚矣子之墨墨也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臣不得與一焉胖臣行賂以采名百姓侵冤無訴一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不才處高不肖臨賢二也姦臣欺詐府庫空虛三也国貧民罷上下不和四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五也国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国家哉

中行氏先亡

趙文子問叔向曰晉六軍孰先亡對曰中行氏爲政以奇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詐多爲善以聚歛爲良其猶鞮葦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景公不以人祠

齊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雨

国有妖

武王勝殷得二虜問曰而国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而雨雪此吾国之妖也一虜曰吾国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

之大者也

反裘負芻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裏盡而毛無所恃耶

国是

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国是也敖曰国之有是衆非之所悪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願相国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豈敢以褊国驕士民哉

疑獄

梁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召陶朱公問之公曰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百金王曰何也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国大悅（治）由此觀之墻薄則函壞繒薄則函裂器薄則函毀酒薄則函酸夫薄而可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梁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吞蛭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吞之腹有疾不能食令尹問疾王曰食葅得蛭念譴而行其誅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恐

蛭之見也因吞之令尹曰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惠王之後蛭出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無忘在莒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鮑叔曰祝吾君無忘在莒也管仲無忘棗練而從魯也甯子無忘飯牛車下也公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善善惡惡

齊桓公出遊見亡国故郭氏之墟問野人曰郭氏曷為墟曰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惡惡人之善行也為墟何也人曰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是以為墟於是公招野人而賞

好學受規諫

葉公諸梁問藥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国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規諫宜哉其立也

誠心金石為開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開弓射之滅矢飲林宿儒累為迁客臣欲令傍下諸生送于郊奏可之禹稱作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着人門下放

諸生時交親循時好惡不敢私近獨竇元賓執手泣於閤門曰
天乎得非命耶公後以詩謝曰惟有南官竇員外爲余垂淚閤
門前至卻未幾二虎鬬於境一死群鷄夜鳴冬雷而電司天奏
守土者當其咎即命徒薪一表曰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
陵封禪之文止期身後閱月而卒大宗嘗戒曰卿聰明文章不
下韓柳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

李韓書詞

李穀與韓熙載早同筆硯分攜約曰各以才命選其主廣順中
士周爲平章事熙載仕江南李先生爲光政殿李士熙載貽書
曰江南果相我長驅以定中原穀荅曰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
探囊中物耳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而熙載已卒

逞藝傷生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太祖臨水引射兩鳧一發疊貫從臣稱賀
上掩卷曰藝傷生非朕可喜也內臣鄭昭信掌內饗十五年常
戒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於殺也

御屏書楊徽之十聯

楊徽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選集中十聯書於御屏獨聽不
如衆聽之聰

国家大患

晋平公問叔向曰国家之患孰爲大曰大臣重禄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下令曰欲進善言有謁者不通者死也

宋昭文出亡

宋昭公出亡歎曰吾知所以亡矣朝臣十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数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内外不聞吾過至此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文国云

宋玉見襄王

宋玉因其交見楚襄王王待之無以異王讓其交交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玉未耳何悠於我王曰若齊有畏兔曰東郭巍一旦走五百里有良狗曰韓盧亦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象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縲則雖東郭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綜與遥見而指屬與其交曰僕人有過

鶏有五德

田鐃事魯哀公而不見察鐃曰君不見雞乎頭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敢在前敢鬬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有

此五者君淪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獨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公曰止吾書子之言鐃曰有士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

葉公好龍

葉公子高好龍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弃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楚丘先生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而搏豹虎乎吾已死也何暇老哉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莊矣何老之有

閭丘卯見宣王

齊有閭丘卯年十八見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任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卯曰顓頊年二十而治天下秦橐七歲爲聖人師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能服重致遠者也士亦華髮墮顛乃可用爾卯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駿馬也試於竈間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試於堂廡未必能過燕

翼也宣王曰善載與俱歸

靈公鑿池

衛靈公鑿池宛春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不寒民未之有也

折衝

晏子不出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可謂折衝矣

醜婦無鹽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行年三十無所容詣宣王願備後宮王方置酒漸臺左右大笑曰此天下強　女子也王曰夫人不容鄉里布衣欲干万乘之主亦有奇能乎對曰竊嘗喜隱王曰周寡人所願見王取隱書讀之又不能得明日問之又不以隱對但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大王內聚姦臣衆人不附尊所好而而忽所恃此一殆也漸臺重王万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據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此四殆也宣王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昭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国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夢悪

諸侯夢悪則修德大夫夢悪則修官士夢悪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

叔父而求福如於廬也可乎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刼乎

袁旌不食盜

東方有士曰袁旌自飢於道孤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壷餐以與之袁旌自三餔而能視曰子誰也曰盜也袁曰嘻女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兩手據地歐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

澤及朽骨 朽

周文王作灵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況於人乎

學可以安国保民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黄帝學乎大真顓項孝乎緣啚帝嚳孝乎赤松子堯孝乎君疇舜孝乎务成跗禹孝乎西王国湯孝乎威子伯文王孝乎鉸時子斯武

王孝乎郭叔周公孝乎太公仲尼孝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着名號不傳夫不孝不明古道而能安国保民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燕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鱗不補優也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飲酒五日五夜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優莫曰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曰然則吾亡乎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曰桀紂之亡也遷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止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一

鳥鴈食粃

邹穆公令食鳥鴈必以粃無得以粟倉無粃求芻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倉之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爾知小計不知大會鳥食邹之粃不害邹之粟在食與在民於我何擇邹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体也

不受魚

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禄无以食魚不受得禄終身食魚

白公勝納劒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已令尸司馬皆死扶劒屬之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必投子廬曰投

說苑

三懼

明主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三不祥

齊景公問晏子曰今日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殆不祥也晏子曰国有三不祥有賢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室也曷爲不祥也

成湯六事

湯事天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言未已而天雨

不見妖蘗禱山川

楚昭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蘗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子與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

子貢未知爲人下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道也子曰爲人
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
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其下者其猶
土乎

少事長賤事貴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
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行不離姦
道而求衆譽亦不難乎

爲親負米

子路曰負重涉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禄而仕昔
者由事二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累茵而立列鼎而食顧
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

年七十欲孝

晉平公曰吾年七十欲孝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秉）燭乎公曰
安有爲臣而戲君乎曰臣安敢戲君臣聞小而好孝如日出之
陽壯而好孝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孝如炳燭之明

愚公之谷

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問老公曰何谷曰愚公之谷以臣名之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也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曰公誠愚矣何爲而與之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

上溢下漏

文王問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国富民覇国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下漏文王曰善是月發倉府以賑貧民

治國之道曰愛民

武王問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曰愛民而已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重賦歛則奪之也多徭役則苦之也而優之則怒之也

更法

太公曰爲国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

出而乱乱則更法

閉心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税蒙山吾不賦奇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

子路治蒲

子路治蒲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吾語汝恭敬可以攝勇寛以正可以容衆廉以絜可以親上

治天下如運諸掌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楊朱曰君不見犬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随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帝一羊舜荷杖随之則亂之始也

鄭人涉水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叔向曰景子爲人国相豈不困哉吾聞良使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陣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婦人而丈夫飾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

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曰君使
服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
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国莫之服

愛兼屋上烏

武王克殷問太公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
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使靡有余何如王曰不可
召公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周公曰使各
居其宅田其田無變旧親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
廣大乎平天下矣

鬬者終身之禍

孫卿曰鬬曰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
怒而鬬終身之禍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僇是忘其親
也犯刑法之大禁是忘其君也凡鬬者皆以爲是而以他人爲
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被小人也以君子而與
小人相賊害豈不過甚矣哉

子路持劒

子路持劒孔子曰安用此乎子路曰善者固以善之不善者固
以自衛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

圖何必持劒乎

爲室美

智襄子爲室美智伯曰室美矣士茁曰臣亦有惧也高山峻源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上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惧其安人也宣成三年而智氏亡

年老自養而養

桓公之平陵見人家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曰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曰公之施惠亦小矣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国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今国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釣道二

宓子賤爲單父宰楊墓曰有釣道二焉諸以送子校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魚也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魚也慱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駐之湯盡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謂耆老尊賢者與之共治

八地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對曰分孰不如分腥不如分地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

三逐五去

楊回見趙子簡曰臣居卿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来見簡子絶食而歎左右諫曰居卿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之佴也盛德之士乱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固授以為相而国大治

芧焦諫秦王

秦始皇太后不謹遷于萯陽宮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芧焦上諫帝曰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焦曰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二十七人臣欲滿其数耳云云始皇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遷太后帰咸陽

平公罷臺

晋平公使叔向聘吳吳拭舟以逆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衛而狐裘者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叔奚以敬民叔向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臣笑其贖也

趙簡子舉兵攻齊有敢諫者死甲士公盧大笑簡子曰子何笑曰

臣有宿笑當乘之特臣隣家父與妻俱之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又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贖也簡子曰今吾伐国笑国是吾贖也於是罷師

諤諤而唱

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交其亡可待

歌器

孔子観周廟歌器問守廟曰何器曰右坐之器子曰取水試之滿則覆虚則欹中則正悪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抑而損之高而能下滿而能虚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暗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又之

五寒

国有五寒而氷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国家敗五曰不能治内而務外

春秋有忽然亡者

石讋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国君不可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国爵不用足以亡

親侵近誅足以亡奉百事不時足以亡吏民不節足以亡 刑罰不中足以亡内失衆心外嫚大国足以亡

水可以亡人之国

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決晋水以灌晋陽之城不滿者三版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之国也宣子肘康子康子履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国亡為天下笑

酒入舌出

齊桓公具酒管仲後至飲半棄酒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礼可乎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哭有三失

孔子聞哭者甚悲見之丘吾子也孔子曰子何哭之悲也曰吾有三失少好学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而不遂二失也後交交而後絶三失也樹欲静乎風不止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辞自刎而死

鄂君繡被

襄成君衣翠衣帶玉劒履縞寫（舄）立于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曰願把君子手君忿而不言辛曰鄂君子折泛舟新波之中乘青幹之舟張翠盖會鍾鼓之音榜枻越人擁揖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塞中州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杀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鄂君乃榆脩袂而擁之奉繡被而覆之君何踰於鄂君臣何獨不若榜枻之人願把手而不可哉

事不兩隆

意不並鋭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以左者坐短於右喜夜卧者不能早起也

民有五死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飢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廱疽死者不可去也飢渴死者中不尤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中也壽命死者歲數中也廱疽死者血氣窮也

終身之憂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食
之唯霸者能獲齊有飛鳥一足天下正殽前孔子曰此名南半天
將大雨果然

忘其妻亡其身

魯哀公予聞忘之甚者徒宅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曰此非忘
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

鼓瑟聲悲

應侯與賈于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琴何悲也對曰張急
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
官之能無悲乎

介子推相荊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
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於湯武二
十五人之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故免矣況荊乎

天下之士至

周公下白屋之士朱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與同衣食百
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

孔子嘆

孔子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進賢為賢

子貢問孔子曰令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進賢為賢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遂高繚

晏子逐高繚左右諫曰繚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此于事吾三年未嘗務吾過是以逐之

楚王遺弓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為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五恥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失得之君子恥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恥之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

好稱人惡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

惠王聽終

祁射子見秦惠王說之唐姑梁終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商日益賜日損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事君所以爲親

齊宣王謂田過曰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曰父重王怒曰何爲去親而事君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默默然

魯侯走齊

魯哀侯弃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早對曰臣始爲太子多諫臣臣受而用（不）也人多受臣而不近也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被）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老子問常縱

常縱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縱曰嗟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縱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縱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

治国尊賢賤不肖

子路問孔子治国何如子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亡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中行氏雖欲不亡得乎

臣請浮君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歎曰吾独無豫讓以爲臣寡重舉酒曰臣請浮君臣聞有名之父毋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曰無晉仲鮑之叔以爲臣有豫讓之功也

向隅不樂

聖人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一人向隅獨位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食馬爲酒

秦穆公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共食其肉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殺飲之酒殺馬者慚而去居三年晉攻秦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力報矣穆公卒以解難

孔子猶江海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譬渇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何足以識之

類說卷第二十六下

類說卷第二十七上

世說

太丘荷天下重名

客有問陳季方曰太丘有功何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家君如桂樹生太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沾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太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祖錢恤貧

梁王趙王国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国祖錢数百万

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
也

德掩其言

王戎云太保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里中清遠無以
德掩其言乎

有欵炙之色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欵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
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乱常有一
小人在右已問其所以乃欵炙人也

太傅教兒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既閑授既閑授曰
襲之正值李梳頭髮重籍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国破家
亡無心沙至今日若能見殺乃其本懐主慚而退

原王臺一門

庾希被誅將戮小第王臺子婦宣武弟女也突入號泣曰
使王臺常陰人脚炬三寸當復能作賦不宣武笑曰晉故自悉
逐原王臺一懸

恐傷盛德

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作奴大傳瞥見便下帷太傳索更開
夫人云恐傷盛德

曲柄笠

謝灵運好戴曲柄笠

見汝輩平、耳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
汝輩來平：耳汝可無煩復往也

林下風氣閨房之秀

謝過終重其姊張玄常称其妹有濟泥者並遊于家人問其優
劣荅曰王夫人神情散郎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
是閨房之秀

青州從事

桓公有主簿吾別好酒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
有齊郎平原有萬縣從事言至膂督郵言萬上住

精造大過

郗惜信道甚勤帝中腹内惡於法開言鑒診脉曰使君所患正
是精進太過所致合一劑湯服之大下去数段許紙如拳一人
剖看乃先所服符法開嘗好暮授主人妻産兒積日不隨法開

令食肥羊十余臠曰而針之須臾而下羊膞裹而出

南都賦畨

戴安道就范宣李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独好尽范以爲無用不宜劳心戴乃尽南都賦畨范看畢咨嗟以爲有益始重畫

世說續世說

顧長康畫

謝太傳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者長康魯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絶者後發厨取之封題如初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灵变化而去

坐隱手談

王中郎以圖棋是坐隱父公以圖棋手爲談誠語林曰王以圖

棋為手談在衰制中祥後客來方幅為會戲

何為入我裩中

刘伶縱酒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裩中

礼豈為我輩設

阮籍娌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訊之籍曰礼豈為我輩設也

万里長江千里一曲

有人訊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周曰吾若万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屋下陳屍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樹袁崧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一生未得白羊肉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荅曰友聞白羊肉美一坐未曾得喫故冐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腹須坐了無漸色

勝地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着勝地

胷中壘塊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荅曰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鼻者面之山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日下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灵淵不深則不清

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何次道往庾亮寺礼拜甚勤阮思曠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忽見推阮曰我輩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輩作佛不亦大乎

送角如意

庾征西大舉伐胡既行止鎮襄陽殷豫章送一角如意以調之庾荅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治而用之

買山而隱

支道林就深山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何爲開狗竇

張吳八歲戲虧盻先達戲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玄之應声
荅曰正使諸君輩從此中出入

譙道佞佛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譙於道二何佞
於佛

着蔽絮在荊棘中

王文度與林法師講諸人在坐林公理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
日如着蔽絮在荊棘中觸地往閡

從屋漏下来

祖廣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
屋漏中来

桓玄求挑

桓厓在京下有好桃桓玄就求不得佳者玄曰德之休明則肅
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門物亦不可得也

名士妄語

王太尉問胡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胡子曰何有名士終
日妄語

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庾元規語周伯仁謂人皆以君方樂令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青中柴棘三斗許

深公云人謂元規名士膚中柴棘三斗許

一群白鵠鳥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如何答曰見一群白鵠鳥但聞喚亞亞聲

失鷹師

王典道謂謝望蔡霍如失膺師云君得衰家黎當復不蘸食否

衰家黎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怕常似怕形似其舅

桓豹奴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怕常似怕時似耳常似特形時形似是神愈不悅

我不如汝有佳兒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敖欽乎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蜜府參軍作蜜語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娵隅躍清池桓間娵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詩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聊復放一曲

殷洪遠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去那放殷曰擒矚亦放何必其鎗鈴耶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司馬有餉桓藥草中有遠志公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二稱謝未荅郝隆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愧

鼠輩敢爾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問訊躡屐甚修外生之礼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郗公歎曰使嘉賓死不鼠輩敢爾惜子超獲寵於桓溫故爲超敬溫也

阿乞那得此物

王子猷詣郗雍州見有毹氈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超郗無杆色阿乞拔小字也

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累心處都盡

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兄弟志業大殊

戴安道既屬操柬山其兄欵建武遏之功謝安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答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上人百尺樓檐梯去

上人着百尺樓上檐梯將去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着百尺樓上檐梯將去

山川形勢

殷仲文自謂必當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至冨陽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

王不留行

衛展在尋陽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唯飽王不留行此人得飽便命駕李弘範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舟水王不留行治金瘡除風

不可令大郎知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捨去
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不識田稻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曰
寧有得其味不識其本乎注云文公種菜曾子枷羊縱不識稻

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王敦如廁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糗本以塞鼻王謂是菓食盡婢
擎金澡盤盛水琉璃椀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飲之乾飡胖婢掩口

蟹八足加二螯

蔡奇從江見彭蜞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
頓方知非蟹謝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

卿卿

王安豐婦卿安豐豐曰婦人卿壻礼爲不敬後勿如是婦曰親
卿愛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雷尚書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豫政事納貨時謂之雷尚書

無宿物

庾王亦胄中無宿物

何郎傳粉

何平叔美姿儀面絜白魏明帝疑其傳粉正夏月喚令賜熱湯餅既啖汗出色轉皎絜

槐樹婆娑

桓玄敗後殷仲文不爲大司馬議事二三非復往日廳前一槐樹甚扶踈仲文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清風明月

劉尹云清風明月輒思玄度許詢也

不須淘胡奴米

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米一船荅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鬼椰榆

羅交家貧乞禄於桓溫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以交爲襄陽太守

續世說

唐家賣馬糞

唐少府監裴匪舒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劉仁軌曰

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羅刹政

隋庫狄士文爲具州刺史司馬帝混清阿冬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獘人

隱坐踏壁

隋薛道衡每爲文必隱坐空齋踏壁而吟門戶外有人便愁

西江集

五代周仁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中水砂石皆有篆文取之及寤心意豁落自是江性斗高有詩百卷號西江集

高士圖

張芬之昌宗命畫工圖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爲高士圖

方圓動靜賦

李泌七歲召至禁中明皇與張說觀棋使說賦方圓動靜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

莊宗問洞庭湖
湘江南希範入貢唐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車駕南巡止可飲
馬而已

鶖
乾鶖子

後唐郁為秘書監時張承業權貴任事與客宴集陳列珍果客
無敢先嘗郁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它日郁至惟以乾鶖子
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華中出一鐵槌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
為公劳之勿敗吾檠

扶特紅拂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衣巾上
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火迫鄭侯

朱泚僭逆姚令言為侍中源休同知政事群凶宴集令言自比
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泰之業無出子之右者吾比蕭何子為
曹參可矣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笑謂休為火迫鄭侯

同是沙堤避路人

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為郎
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出逢為巴州刺

史楊收作湘逢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收大
啣之王鐸作相逢又作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
輕鐸亦怨之恃方褊忿終拎祕書監

嘲短身而傴

崔善爲左承令人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
鈞題倒得封侯膊上全無頃膏前別有顧

輸忠不效

秦宗權爲其將所執昭宗御樓受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狥
於市宗權檻中引頸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
效爾

霖雨閉坊門

神龍中每霖雨必閉坊門捍灾宋務先上疏云雨陽或愆皃言
爲咎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灵暫閉暫開寧便發神道巷
議街言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調陰陽赫赫師便爲
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部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
門駕車者苦迁遠朝中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常雨令我迁行
楊再思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

懷宝詐降

唐莊宗趙大梁梁主召宰相謀之鄭珏請懷傳周室詐降以舒
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宝但如卿此策可果了否珏俛首久
之云但恐不了左右皆笑

西隣那得不畏

周行逢兼揔湖湘兵將積功檢校官至王公者以十数行逢坐
日請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隣亦畏我乎
對曰侍中境内弥天太保徧地司空西隣那得不畏

大朝小朝

江南翰林李士常夢錫屢言馮正巳等虛誕唐主不听及臣服
於周延巳之黨調為大朝夢錫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
日目為小朝耶

問山中所須

潘師正居嵩山服松棗飯水而已高宗問山中所須對曰松樹
清泉山中不乏

崔州攝樹推

元和初常執誼貶崔州司戶刺史李申奉牒云前件官久在朝
迂頗諸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磨吳事須請攝軍事衙推

江揔題棺

陳魯廣逢將陳仁祓執憤慨而卒江揔題其棺曰黃泉雖抱恨
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末帝誌文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鵬作誌文云七月
有其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已空餘泣竹之妃

龍鱗渠十六院

隋煬帝作西苑苑內為海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剪綵
為芰荷

隋主奢盛

唐太宗與蕭后宮中觀燈問孰與隋主后曰彼亡国之君陛下
開基之主奢儉固不同尔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
設火山数千每一山焚沉香数車沃以甲煎燄焰起数丈香数十
里一夜用沉香一百余車甲煎一百余石房中不然膏大懸室
珠一百二十照之陛下殿前所焚柴木所爨膏油但氛烟氣熏
人太宗口刺其奢。心伏其盛。

楊后埋銘

明皇楊后肅宗母也命張說作埋銘云石獸澁芳緑苔粘宿草
殘芎白露沾園寢開芎脂粉盛不知何年開鏡奩

恨樓下無井

江南景宮中作高樓乘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

景陽樓

請復八館

唐明宗時国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

六孝国子孝大孝四門律孝書孝算孝是也溥云八館繆矣

問姑息字

石晉宰相馮玉嘗以姑息字問人人以辜負字教玉玉然之

棊棋不償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不欵償也及卒家無妻唯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

徼酒

五代漢帝思在上黨五年唯務聚歛未嘗與賓佐燕會有從遣求見思怒曰必是來徼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

繫錙衣下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万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車錙於衣下如環珮声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棟而墜凍餒而卒

洪崖先生懊頭

李衮鎮晉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衮生日恭送一故皂袄子曰李西平收得京師時所服也恭生日衮以懊頭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懊頭也

轉對請焚香塔廟

後唐梁為給事郎因轉對上言少星宿合庚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於塔廟中焚之

扣頮北望呼朋主

何澤為吏部郎中史館修撰嘗起居班退独留以笏扣頮北望呼曰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之責

治葛

隋諸葛潁出入煬帝卧内與后妃嬪御連席共榻潁多所讚毀人號治葛

治葛危上全忠壽

崔胤召朱全忠以自助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杖為全忠歌仍自撰歌贊其功業

乞魏傳郡度使

江南李 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待宴言臣少游允

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趙下
拜主驕臣佚如此
棋博僞爲不勝
李道右便佞巧官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
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押
居長酣樂
淮南陽湮居喪晝夜酣樂然十圍之炷以繫毬一炷費錢數万
錦帳貯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肉臺盤
孫晟仕江南家妓甚夥每食不設食机令夥妓各執一器謂之
肉臺盤
蜀主奢縱
蜀主主衍奢縱无度列錦步障繫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
知褻嬖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角以乱其氣結繒爲山
又官殿樓觀於其上或樂飲繒山徑旬不下前穿渠通禁中乘
船夜帰令官女乘炬數千居前舡却立照之水面如晝
九龍殿

湖南馬希範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金宝把柱相向希
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頭角

飼馬銀槽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周玄豹談相

後唐周玄豹有表許之術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祝臆斷
感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难免刀机都竟被殺盧程衣道
士服與同志二人謁焉玄豹曰二君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道
士甚貴未年二子果卒程後作相

外厚内薄

後周翟光業膚章肥啓善於樞府司天監趙迎義曰翟君外厚
而内薄貴而無壽卒時四十六

諸公宰相有福禄

趙延義清太中樞密直李士吕琦密問国家運祚延義曰保邦
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隙會諸公宰有福
德者下官有恤緯之僭

請讀正觀政要

漢隱帝時宮中數有大怪帝問趙延義以禳祈之術對曰臣業

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修德可弭灾異帝問如何為修德延義曰請讀正覌政要而涉之

高駢好仙

高駢好神仙方士呂用之引張守一諸葛殷同蠱惑之曰玉皇以公職事煩重命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謁見詭辦風生駢以為　殷病風疽駢有大開其腥多來近之殷笑曰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数百年猶相識也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直官計鸞鶴不日當降用之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帰上清耳用之每對駢詞吐風雨仰楫空中云有神仙逼駢轍隨而拜之后用之為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類說卷第二十七下